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

摩云手

白羽◎著

民國走陝川說興藏
水說興藏
大庫民國走陝川說興藏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摩云手

白羽◎著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摩云手 / 白羽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375 - 2

I. ①摩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6743 号

整 理: 周清霖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253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的生平

生而为纨绔子

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，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，我生于“马厂誓师”的马厂。

祖父讳得平，大约是老秀才，在故乡东阿做县吏。祖母周氏，系出名门。祖母生前常夸说：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，不信，“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！”这是真的。什么大官呢？据说“不是吏部天官，就是当朝首相”，在什么时候呢？说是“明朝”！

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，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。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，据说嫁过来时，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畋田。为什么嫁祖父呢？好像祖母是个独生女，很娇生，已逾及笄，择婿过苛，怕的是公公婆婆、大姑小姑、妯娌……人多受气，吃苦。后来东床选婿，相中了我的祖父，家虽中资，但是光棍儿，无公无婆，无兄无弟，进门就当家。而且还有一样好处。俗谚说：“大女婿吃馒头，小女婿吃拳头。”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。于是这“明朝的大官”家的姑娘，就成为我的祖母了。

然而不然，我的祖父脾气很大，比有婆婆还难伺候。听二伯父说，祖父患背疽时，曾经挝打祖母，又不许动，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。

我们也算是“先前阔”的，不幸，先祖父遗失了库银，又遇

上黄灾。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，拖着三个小孩（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，彼时父亲年只三岁），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，赔偿库银后，逃难到了济宁或者是德州，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。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。我的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，苦斗，挣扎，把三子抚养成人。——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。

我七岁时，祖母还健在：腰板挺得直直的，面上表情很严肃，但很爱孙儿，——我就跟着祖母睡，曾经一泡尿，把祖母浇了起来——却有点偏心眼，爱儿子不疼媳妇，爱孙儿不疼孙女。当我大妹诞生时，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：“又添了一个丫头子！”这“又”字只是表示不满，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！

我的父亲讳文彩，字协臣，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。母亲李氏，比父亲小着十六岁。父亲行三，生平志望，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，人民国后希望当团长，而结果都没有如愿；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，便歿于复辟之役的转年，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。

大伯父讳文修，二伯父讳文兴。大伯父管我最严，常常罚我跪，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。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。有一次，我拿斧头砍那掉下来的春联，被大伯父看见，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，然后画一个圈，教我跪着。母亲很心疼地在内院叫，我哭声答应，不敢起来。大伯父大声说：“斧子劈福字，你这罪孽！”忽然绝处逢生了，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，一把先将我抱起，我哇的大哭了，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“卷”了一顿。大伯父干瞪眼，惹不起我的“二大爷”！

大伯父故事太多，好奇礼，好咬文，有一种嗜好：喜欢磕头、顶香、给人画符。

二伯父不同，好玩鸟，好养马，好购买成药，收集“偏方”；“偏方治大病！”我确切记得：有两回很出了笑话！人家找他要痢疾药，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；人问他：“做几次服？”二伯父掂了掂轻重，说：“分三回。”幸而大伯父赶来，看了看方单，才阻住了。不特此也，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，说主治某症，他

真个就信。我父亲犯痔疮了，二伯父淘换一个妙方来，是“车辙土，加生石灰，浇高米醋，熏患处立愈”。我父亲皱眉说：“我明天试吧！”对众人说：“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，怎么好！”又有一次，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，给他的吃乳的侄儿，治好了某病。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，把这药吃下去了，死了！过了些日子，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，病了，他又逼着吃，又死了。最后大嫂另一个孩子病了，他又催吃这个药。结果没吃，气得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。

母亲告诉我：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，前十年没剩下钱，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（大伯父之子）给消耗净了的；我们是始终同居，直到我父之死。

踏上穷途

父亲一死，全家走入否运。父亲当营长时，月入六百八十元，亲族戚故寄居者，共三十七口。父亲以脑溢血逝世，树倒猢猻散，终于只剩了七口人：我母、我夫妻、我弟、我妹和我的长女。直到现在，长女夭折，妹妹出嫁，弟妇来归，先母弃养，我已有了两儿一女，还是七口人；另外一只小猫、一个女用人。

父亲是有名的忠厚人，能忍辱负重。这许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。父亲也有嗜好，喜欢买彩票，喜欢相面。曾记得在北京时有一位名相士，相我父亲就该分发挂牌了。他老人家本来不带武人气，赤红脸，微须，矮胖，像一个县官。但也有一位相士，算我父亲该有二妻三子、两万金的家私。倒被他料着了。只是只有二子二女，人说女婿有半子之份，也就很说得过去。至于两万金的家财，便是我和我弟的学名排行都有一个“万”字。

然而虽未必有两万金，父亲歿后，也还说得上遗产万贯。——后来曾经劫难，只我个人的藏书，便卖了五六百元。不幸我那时正是一个书痴，一点世故不通，总觉金山已倒，来日可怕，胡乱想出路，要再找回这每月数百元来。结果是认清了社会

的诈欺！亲故不必提了，甚至于三河县的老妈郭妈——居然怂恿太太到她家购田务农，家里的裁缝老陈便给她破坏：“不是庄稼人，千万别种地！可以做小买卖，譬如开成衣铺。”

我到底到三河县去了一趟，在路上骑驴，八十里路连摔了四次滚，然后回来。那个拉包车的老刘，便劝我们开洋车厂，打造洋车出货，每辆每月七块钱；二十辆呢，岂不是月入一百多块？

种种的当全上了，万金家私，不过年余，倏然地耗费去一多半。

“太太，坐吃山空不是事呀！”

“少爷，这死钱一花就完！”

我也曾买房，也曾经商。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……

这其间，还有我父亲的上司，某统领，据闻曾干没了先父的恤金，诸如段芝贵、倪嗣冲、张作霖……的赙赠，全被统领“人家说了没给，我还给你当账讨去么？”一句话了账。尤其是张作霖，这位统领曾命我随着他的马弁，亲到顺城街去谢过，看过了张氏那个清秀的面孔，而结果一文也没见。据说是一共四千多元。

我觉得情形不对，我们孤儿寡母商量，决计南迁。安徽有我的海轩大哥当督练官，可将余资交他，代买田产房舍。这一次离别，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，我与大妹独留北方；我们无依无靠，母子姑嫂抱头痛哭！于是我从邮局退職，投考师大，我妹由女中转学津女师，我们算计着：“五年之后，再图完聚！”

否运是一齐来！甫到安徽十几天，而××的变兵由豫境窜到皖省，扬言要找倪家寻隙。整整一旅，枪火很足，加上胁从与当地土匪，足够两三万；阜阳弹丸小城一攻而入，连装都装不开了！大抢大掠，前后四五天，于是我们倾家荡产，又逃回北方来。在济南断了路费，卖了些东西，才转到天津，由我妹卖了金戒指，把她们送到北京。我的唯一的弟弟，还被变兵架去了七天；后来亏了别人说了好话：“这是街上卖进豆的穷孩子。”才得

放宽一步，逃脱回来。当匪人绑架我弟时，我母拼命来夺，被土匪打了一枪，幸而是空弹，我母亲被蹴到沟里去了。我弟弟说：“你们别打她，我跟你们走。”那时他是十一二岁的小孩。

于是穷途开始，我再不能入大学了！

我已没有亲戚，我已没有朋友！我已没有资财，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，我只有一支笔！我要借这支笔，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。

笔尖下讨生活

在北京十年苦挣，我遇见了冷笑、白眼，我也遇见热情的援手。而热情的援手，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。民十七以前，我历次地当过了团部司书、家庭教师、小学教员、税吏，并曾再度从军作幕，当了旅书记官，仍不能解决人生的第一难题。军队里欠薪，我于是“谋事无成，成亦不久”；在很短的时期，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。

辗转流离，终于投入了报界；卖文，做校对，写钢板，当编辑，编文艺，发新闻。我的环境越来越困顿，人也越加糊涂了；多疑善忌，动辄得咎，对人抱着敌意，我颓唐，我愤激，我还得挣扎着混……我太不通世故了，而穷途的刺激，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。

终于，在民十七的初夏，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，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。因为在十一天中，喧传了八回换局长，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惧频频袭击，我就不顾一切，支了六块大洋，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，只身来到天津，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。

我在天津。

我用自荐的方法，考入了一家大报。十五元的校对，半月后加了八元，一个月后，兼文艺版，兼市闻版，兼小报要闻主任，

兼总校阅；未及两个月，月入增到七十三元——而意外地由此招来了妒忌！

两个月以后，为阴谋所中，被挤出来，我又唱起来“失业的悲哀”来了！但，我很快地得着职业，给另一大报编琐闻。

大约敷衍了半年吧，又得罪了“表弟”。当我既隶属于编辑部，又兼属于事务部做所谓文书主任时，十几小时的工作，我只拿到一份月薪，而比其他人的标准薪额还少十元。当我要求准许我两小时的自由，出社兼一个月脩二十元的私馆时，而事务部长所谓表弟者，突然给我延长了四小时的到班钟点。于是我除了七八小时的睡眠外，都在上班。“一番抗议”，身被停职，而“再度失业”。

我开始恐怖了！在北平时屡听见人的讥评：“一个人总得有人缘！”而现在，这个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响了！我没有“人缘”！没有人缘，岂不就是没有“饭缘”！

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：“糟了！没有人缘！”

我怎么会没有人缘呢？原因复杂，愤激、乖僻、笔尖酸刻、世故粗疏，这还不是致命伤；致命伤是“穷书痴”，而从前是阔少爷！

环境变幻真出人意外！我居然卖了一个半月的文，忽然做起外勤记者了。

我，没口才，没眼色，没有交际手腕，朋友们晓得我，我也晓得“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”八个字的意味，我仅仅能够伏案握管。

“他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！”

转变人生

然而环境迫着你干，不干，吃什么？我就干起来。豁出讨人嫌，惹人厌，要小钱似的，哭丧着脸，访新闻。遇见机关上的人

员，摆着焦灼的神气，劈头一句就问：“有没有消息？”人家很诧异地看着我，只回答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

那是当然！

我只好抄“公布消息”了。抄来，编好，发出去，没人用，那也是当然。几十天的碰钉，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；也慢慢地会用勾拒之法、诱发之法，而探索出一点点的“特讯”来了。

渐渐地，学会了“对话”，学会了“对人”，渐渐地由乖僻孤介，而圆滑，而狡狴，而阴沉，而喜怒不形于色，而老练，……而“今日之我”转变成另一个人。

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，而想到“世故老人”这四个字。

由于当外勤，结识了不少朋友，我跳入政界。

由政界转回了报界。

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。

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。

当我在北京时，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，而我依然处处失脚。自从到津，当了外勤记者以后，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，而步步多踏稳——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噫！青年未改造社会，社会改造了青年。

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。

我在北京，如果说是“穷愁”，那么我自从到津，我就算“穷”之外，又加上了“忙”；大多时候，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。曾有一个时期，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，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。又一个时期，白天做官，晚上写小说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，卖命而已。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，我曾经一睁开眼，就起来写小说，给某晚报；午后到某机关（注：天津市社会局）办稿，编刊物，做宣传；（注：晚上）七点以后，到画报社，开始剪刀浆糊工作；挤出一点空来，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，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！假如需要，再挤出一段小品文；画报工作未完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。于是十点半匆匆地赶到

一家新创办的小报，给他发要闻；偶而还要作社论。像这么干，足有两三年。当外勤时，又是一种忙法。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，晚十一点吃晚餐，对头饿十二小时，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。挥汗写稿，忽然想起一件心事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！我还短一顿饭哩！”

这样七八年，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。

二十四年冬，先母以肺炎弃养；喘哮不堪，夜不成眠。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地昼夜扶侍。先母死了，个个人都失了形，我可就丧事未了，便病倒了；九个多月，心跳、肋痛，极度的神经衰弱。又以某种刺激，二十五年冬，我突然咯了一口血，健康从此没有了！

易地疗养，非钱不办；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，二十六年春，我遂移居乡下，教中学国文——决计改变生活方式。我友劝告我：“你得要命啊！”

事变起了，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，钻防空洞，跳墙，避难。二十六年十一月，于酷寒大水中，坐小火轮，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，逃回天津；手头还剩大洋七元。

我不得已，重整笔墨，再为冯妇，于是乎卖文。

对于笔墨生活，我从小就爱。十五六岁时，定报，买稿纸，赔邮票，投稿起来。不懂戏而要作戏评，登出来，虽是白登无酬，然而高兴。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，在北京晨报译著短篇小说时为止；一得稿费，渐渐地也就开始了厌倦。

我半生的生活经验，大致如此，句句都是真的么？也未必。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？创作态度么？

我对人生的态度是“厌恶”。

我对创作的态度是“厌倦”。

“四十而无闻焉，‘死’亦不足畏也已！”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。

（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）

叙 略

《摩云手》的故事，发生在有清初年。武当派少年剑客田春禾，幼失怙恃，身世悲凉。他的父亲田兆丰字伯年，本是史阁部手下的一员武将。史阁部扬州兵败，田伯年率领孤军，转战失踪；他妻就在大兵进城时，闭门殉节。唯有田春禾，自幼便被姑父叶金洪收养过去。叶金洪是武当派的有名武师，兵火以后，夫妻俩远徙异乡，隐居务农。把田春禾改姓为叶，抚同己子；并命他随着表兄叶春林、表姐叶春英，一同习武读书，如此一晃十有余年。

到田春禾二十一岁，将要议婚时，他的姑母方才屏人挥泪，把实情告诉了他，说道：“孩子，我不是你的母亲，我是你的姑母啊。”叶金洪也对他说：“你的大哥、二姐才是我叶家的骨血；你实在是姓田，你的父亲名叫田伯年。你父亲把你过继到我夫妻膝下。本来有托孤存嗣的用意。现在我夫妻居然把你抚养成人，我总算对得住你。孩子，你该认祖归宗了。你父母有些金银细软，我这里都给你留着，登下账簿。”遂将田伯年的遗书、遗物拿了出来，一一点交给田春禾。

田春禾初过继到姑母家中，年才三四岁。起初他只当自己是叶金洪的幼子，早把亲生父母忘了。姑父、姑母又过分疼爱他，每逢大哥、二姐和他吵架，必然重责大哥、二姐，他就以膝下宠儿自居，持宠撒娇，已非一日。现在，忽然晓得了自己的身世，原来自己并不姓叶；好比晴天霹雳骤发耳畔，惊得他瞠目张口，

骇不能言。详叩之后，继以悲感，给姑父、姑母叩头不止。姑父把他搀起，慨加安慰道：“你就不必过分难过了，你的母亲墓木已拱，空流恸泪，也是徒然。只你的父亲，听江湖上传言，他还在人间。据说他当日负伤遇救，已经脱出险难，更姓改名，削发为僧了。他的旧部有在西南看见过他的，只可惜他的法名，传言的人忘了打听。挂单的地方也没有访明；只晓得本庙名叫伏魔寺罢了。”

田春禾生有至性，既知此事，雪涕不止。过了数日，便要拜别姑父、姑母，往寻生父。叶金洪虽在武林卓有声名，但韬光匿迹有年，于当时后起的英雄，也多疏隔；欲替春禾代访，苦无熟人。又见春禾咄咄书空，孝思不匮，也不忍十分拦阻。但其时三藩初定，萑苻不靖，西南伏莽更多；叶金洪实不肯放他一人独出。夫妻通宵密议，终遣自己的一个儿子叶春林、一个门徒谢春雨，和田春禾结伴南游；名为鬻拳卖药，访艺游学，实在是千里寻亲。叶金洪把药箱子、兵刃、暗器，拣出三份，分给三人。告诉三人：“你们假装卖艺游学，可以结识武林中人，就便寻访田舅父的踪迹；万不要得罪绿林，也不要招惹鹰爪。”又给三人带了充裕的路费，写了几封荐书；临行时嘱咐了许多的话，遂克日打发三人上道。

三个少年都是初生犊儿不怕虎的，一路上很勇敢地寻访下去。每逢寺院，必往随喜；遇到武林名辈，便投谒探问；南行多日，侥幸未生事故。忽一日，偕行荒郊，秋风雨至，三少年拼命一跑，赶到赣州附近一个小地方，名叫桃山埠的，却是通驿的要站。三人避雨宿店，在镇上遇见几辆镖车、数名骁勇的镖客，也跟踪投店来了。一入暮，便见镖客们汲汲惶惶，多方戒备，如临大敌。田春禾、叶春林、谢春雨深为讶怪，年轻多事，正要探究；那边镖客中的一人，已迎头突来叩门求见，向三人大说江湖黑话，叙武林交道。谢春雨暗笑镖师眼拙，必是认错了人，有心恶作剧，自承是绿林人物。叶春林不欲多事，将自己的出处，告

诉镖客：“我们弟兄三人，乃是游学访艺的，在此地乃是过路，实在不晓得附近绿林的。”镖客听了，疑惑告退，对三人仍在暗加提防。

旋到夜半，有人影登房窥店。双方交手，贼人一攻而退。两个镖客穷追逃贼，竟被诱失踪；其余镖师大怒，忙结伴勘寻。三个少年不觉跃然，推诚相见，自道师承，愿助镖客一臂。遂于荒村古刹、酒肆茶寮，分头密访。从土民口中，得知附近有弥勒院古刹，方丈因谛上人，就是江湖上所称的九指山僧，身怀异术，擅会捉妖疗疾，庙中香火很盛。镖客等细察真相，觉得这个因谛方丈，简直是草莽的雄杰，借神道设教，愚弄俗眼。他那筑坛捉妖，实在是运用武功绝技；他那焚符治病，也全靠良药，用幻术装点，使人惊奇罢了。两镖客的失踪，就是被他所擒。

两镖客追贼时，正值九指山僧受当地巨室的聘请，代捉天狐。据说天狐魅力高强，正蛊惑着巨室的爱女。九指上人遂遣大弟子在巨室中庭，高筑芦棚，结法坛，设符篆，召法官，乘夜行法除妖。镖客冯天来、何光裕，以夜行术登高追贼，误入法坛棚顶，竟被首座僧识破，用法器一指，突发暗器，二镖客坠地被擒；拿秽物塞住二人的嘴，用皮囊蒙住二人的头，说两人是妖狐的同伴、天魔的化身，把二人押入庙中。镖头侯金朋等费了很大的事，访出九指上人的形迹，皆大骇怒；邀助手，结伴侣，深夜探庙救友。不意九指山僧很不好惹，探庙之人几乎全数入网。幸亏三少年被僧人诱供，说出身世，始知这九指山僧实在是三点会盟江南西路的领袖。而田春禾的父亲田伯年和九指山僧声气相通，乃是同道。结果，庙中人遂以同道之子的情谊，把田春禾三个少年释放出来，被囚的镖客也同时解免了。田伯年的驻锡处，也因此访着。

至于九指山僧，本是晚明的一位高门公子，学兼文武，慷慨好友；偶因多事，与邻结仇；兵燹之后，身遭陷害，竟致全家覆灭。但他曾于无意中，救了一个风尘豪客；这个豪客竟联络群侠

把他劫救出来。他已落得孑然一身，无家可归；乃矢志报仇，将仇家刺死。他亡命异乡，举目无亲，抚膺长恸。欲横剑自戕。乃又为女侠所救，引领他会见三点会盟的群豪。他们共推戴黑面少年、亡明后裔摩云手朱璜为魁，在蛮烟瘴雾中，负隅踞险，称雄多年。

目 录

我的生平	1
叙略	1
第 一 章 结伴寻亲	1
第 二 章 宿店闹贼	6
第 三 章 法坛捉妖	11
第 四 章 壮士落网	16
第 五 章 客边邀助	20
第 六 章 酒店得耗	26
第 七 章 青衫客话	33
第 八 章 锦衣活尸	40
第 九 章 秋灯私会	48
第 十 章 深闺赠金	53
第十一章 镖客失手	57
第十二章 囚室奇逢	63
第十三章 难友互讦	68
第十四章 猿獒争斗	74
第十五章 渠魁劝降	82
第十六章 与党诱供	87
第十七章 夜袭无功	93
第十八章 窥寺见逐	99
第十九章 出囚归店	103

第 二 十 章	进庙中毒	108
第二十一章	闷香一缕	114
第二十二章	美酒三杯	118
第二十三章	宴前比技	122
第二十四章	幕后真情	127
第二十五章	兰陵好客	131
第二十六章	陌路救伤	138
第二十七章	误踏祸机	145
第二十八章	毒戕肉质	153
第二十九章	械斗结怨	160
第 三 十 章	行刺遭擒	168
第三十一章	攻城歼仇	178
第三十二章	越狱救友	187
第三十三章	炊烟引敌	196
第三十四章	海滨访蝶	205
第三十五章	陌路留情	214
第三十六章	大豪开府	222
第三十七章	旧侣成讎	230
第三十八章	群蜂卧底	239
第三十九章	恩怨变幻	250
第 四 十 章	大举会盟	261
第四十一章	帅府祝寿	267
第四十二章	群蜂刺虎	277
附录：末路英雄咏叹调	叶洪生	285
整理后记		300